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日本方阵

津島佑子

Tushima Yuko

微笑的狼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日本方阵

津島佑子

Tushima Yuko

微笑的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微笑的狼/(日)津岛佑子著;竺家荣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日本方阵/许金龙主编)
ISBN 7-5059-3913-0

I. 微… II. ①津…②竺…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2399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01-2001-3484 号

Copyright(c) Yuko Tsushima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uko Tsushima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书 名	微笑的狼
作 者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日本方阵
译 者	〔日〕津岛佑子
出 版	竺家荣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经 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责任编辑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程翔云
印 刷	李寒江
开 本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字 数	850×1168 1/32
印 张	221 千字
插 页	11.5
版 次	4 页
印 数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1-8,000 册
定 价	ISBN7-5059-3913-0/1·3028
	19.00 元

●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日本方阵

作者简介

津岛佑子（Tushima Yuko, 1947—）是日本著名作家太宰治的次女。大学时代就开始了创作，至今已发表小说100余篇（部），先后获得了除芥川文学奖以外的日本大多数文学奖项，是一位处在日本当代女性文学最前列的重要作家。

津岛试图否定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家庭结构，转而通过肯定女性的性和生育机能来探索女性的生命价值和存在形式，进而构建以女性为主体的家庭模式。于是，在她的诸多作品里出现的家庭中，都不同程度和形式地缺少男当家的--或是没有父亲，或是没有丈夫。即或难得地出现了父亲或丈夫的角色，这位父亲或丈夫也肯定是个对孩子、对妻子和家庭无足轻重的多余人。对于津岛的这种独特的文学现象，也有人将其解释为与作者的个人生活经历有关--与情妇殉情而死的父亲、离异分手的丈夫、夭折了的长子和弱智的哥哥。的确，作品中的情节与人物经常与津岛的某些经历接近甚至重合，但这早已不是生活的简单再现，而是作者运用写实与想象相结合的手法表现出的一个独特的文学世界。







新小说思想或思想性小说的构建者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日本方阵

许金龙 [日]原善

总序

今年年初,在日本纯文学期刊《昴》举办的一次文学座谈会上,当被问及日本的小说今后将会是一种什么状态时,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几乎不加思索地随即回答道:“不远的将来,在日本,能够构建新小说思想或思想性小说这种文学世界的,惟有(日本的)年轻女性们……”仿佛要印证大江先生的这番预言一般,在二十一世纪最初的这半年多时间里,日本的中青年女作家们接连发表了诸多新作,其中有柳美里的《魂》(2月)和《口红》(3月)、高树信子的《燃烧的塔》(2月)和《妖冶的风景》(4月)、小川洋子的《眼睑》(3月)、笙野赖子的《爱别外猫杂记》(3月)和《涩谷色浅川》(3月)、川上弘美的《先生的皮包》(6月)、山田咏美的《姬君》(6月)等等,在四月里,柳美里还因为《命》(2000年7月)而

微笑的狼





获得杂志文化奖。当然,日本中青年女作家的这股“人气”并不是突然始于新世纪的这半年,我们将目光上溯至上世纪的下半叶,便可以发现目前这股“人气”只是发端于上世纪末期的女性文学热的延续和发展而已。我们不妨看一看最近十年来日本中青年女作家获得芥川文学奖的情况——小川洋子以《妊娠日历》(1990)获得第104届芥川奖、多和田叶子以《狗女婿上门》(1992)获得第108届芥川奖、笙野赖子以《跨越时间的联合企业》(1994)获得第111届芥川奖、川上弘美以《踩蛇》(1996)获得第115届芥川奖、柳美里以《家庭电影》(1996)获得第116届芥川奖。细心的读者这时或许会发现,日本青年女作家们不仅在以芥川奖为主的各种纯文学奖项中占据显著位置,即便在获奖以后也是异常活跃,较之于获得各种新人文学奖后便再无声息的诸多青年男作家来,女作家们的表现可谓是“咄咄逼人”了。于是,人们对日本全国各地大小书店里专设的女作家专柜也就不会再感到奇怪,因为我们能够想象出,没有大量而固定的热心读者的支持,这样的专柜是不可能存在,更不可能长期存在的。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一百多年前的日本文坛,就会发现充满叛逆精神的女诗人与谢野晶子那时就写出了讴歌生命、充满热情的《乱发》,而同时代的女作家樋口一叶则在24岁因病去世前为后人留下了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比本领》。在更为久远的一千多年前的平安王朝时代,在中国文学的影响下,同为宫廷女官的紫式部和清少纳言分别写出了日本女性文学的开山之作《源氏物语》和《枕草子》,第一次有意识地提出了大和民族的审



美特质——物哀和幽玄，千百年来哺育和滋润着日本人的审美情趣。日本文艺评论家川村湊先生不久前在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期间指出，在日本文学史上，女性文学存在着三个高潮期，第一个高潮期即前面提及的平安王朝，被称为双玉璧的紫式部和清少纳言以及同时代的其他女作家共同开创出了女性文学的辉煌期；第二个高潮期则是一百多年前的明治时代，由樋口一叶和与谢野晶子等女作家和女诗人一同形成了活跃期；而第三个高潮期就形成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正由包括本丛书所介绍的十位日本女作家在内的一大批中青年女作家不断推向新的高点。川村先生还认为，这三次女性文学高潮期在形成过程中，都伴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对本民族传统语言的变革。没有《长恨歌》等中国文学的影响，不将宫廷贵族老爷们使用的汉字改变成日语假名文字，很难想象平安时期能够出现《源氏物语》和《枕草子》这样的不朽之作。同样，不接受西方近代文艺思潮和文艺理念，不将文言体改变成言文一致的口语体，樋口一叶和与谢野晶子恐怕也不可能在刚刚开始近代化进程的明治时期留下《比本领》和《乱发》等传世之作。当然，现今的日本也处在一个“外来语非常多，观念在不停地变，社会也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而女作家们对于语言恰恰又很敏感，于是，“她们不但很快适应了这种新的语言的变化，还从这种新的语言的变化中产生出一种十分微妙的语言。这是男女之间的差异，也是日本女性文学繁荣的因素之一”。

不过，上述因素恐怕还不足以解释日本当代女性文



学如此“兴旺发达”的成因,更不会是日本年轻的女作家们今后得以创作出“能够构建新小说思想或思想性小说这种文学世界”的全部要素。为此,还是在前面提到的那次文学座谈会上,大江先生给了我们一个言简意赅的答案——还需要有当代“女性所具有的真正的、强韧的革新精神。”而这种“真正的、强韧的革新精神”所面对的主要对象,便是被称之为封建传统文化之象征的家族制和家庭制,以及在家庭乃至社会各个领域占据中心甚或统治地位的男性原理了。上世纪最后一个年头的岁末,中国最优秀的日本文学学者叶渭渠先生在与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加藤周一先生围绕“日本杂种文化与现代化”而进行对话时,曾就中国的封建残余思想做了这样的归纳:“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封建残余思想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其主要表现于官本位、等级森严、个人专权、血缘宗法现象……长期以来,我们只重视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批判,而忽视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对此,加藤先生也就日本的现状尖锐地指出:“封建性虽然逐渐淡化,群众的盲从性也逐渐以缓慢的速度减少,但依然存在。所以,日本的现代化的实际情况就是依然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残余。”这种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思想无所不在地存在于日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之中则更是没有例外。就其实质而言,传统的家族制和家庭制的核心之处即在于父权和夫权。作为这种制度的受害者和日本女性的代言人,日本女作家们批判性地向这种让她们越来越难以适应的沿袭了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发起了挑战,进而尝试着对形成“神”、“国家”、“天皇





制”和“家族制”的封建传统文化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剖析和反思。在这里,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些日本女作家以及她们的作品来反映这种挑战、剖析和反思——日本当代女作家的领军人物津岛佑子借助《猬集着生物的家》和《梦的记录》等作品,力图否定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家庭模式,进而通过肯定女性的性和生育机能来探索女性的生命价值和存在形式,构建以女性为主体的新的家庭模式;当由血缘关系维系着的传统家庭制和家族制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时,柳美里似乎在考虑用一种新型的家庭模式来取代传统的家庭,尽管她的近作《命》和其续集《魂》中那个由不同血缘、不同姓氏和不同户籍的成员组合起来的家庭有悖于传统的家族制和家庭制,也有悖于日本现行的户籍制和相关民法;在《磁石》等作品中,几乎随处可见由成年女性和少女形成的“磁场”周围,吸附着细小铁屑般的成年男人,或许,这就是作者山田咏美意在将女性置于两性间中心位置的所谓“磁石”现象;在《大拇指 P 的修炼》等作品中,松浦理英子干脆从性爱关系中抽去肉体或生殖器的因素,以此向男性在性领域占据的统治地位发起挑战,进而试图颠覆“以性器结合为中心的性爱观”;或许也是出于对男性的不信任,多和田叶子笔下的丈夫则通常是一些诸如《狗女婿上门》和《失去脚后跟》中由狗变化而成的来路不明的男人和鱿鱼;出生于伊势地区的笙野赖子在《二百年忌辰》这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极尽辛辣嘲讽之能事,意在借助象征血缘关系的法事向沿袭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发起挑战;等等,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剖析和反思在客观上繁荣了日本当





代女性文学,也为在新的世纪里反对甚至消除封建残余思想起到或将起到具有深远意义的启蒙作用。

那么,这一波日本女性文学热又是始于何时呢?一般认为,中泽惠在十八岁时创作的《感受大海的时候》(1978)成为畅销书一事应该是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在这部并不全是虚构的作品中,小作者直率地表现了女主人公——一个敏感的女高中生——在十八岁时感受到的性体验以及与母亲之间的感情纠葛,同时,还成功地描述了借助大海而感受到自己与母亲间的一种内在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所引发的身体感觉。诸如此类通过挖掘日常生活中幻觉般的感受来执拗探究女性生理和心理的描述,给阅读界和评论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当然,这部作品的走红以及日本女性文学随之呈现出的繁荣局面不可能只是一个偶然,日本国内外围绕妇女问题而举办的一系列活动和相关事件,或许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合理的注解。——1975年11月,国际妇女年日本大会召开;同年12月,联合国宣布自1976年至1985年的十年间为“国际妇女的十年”,为在世界范围内提高女性地位提供了契机;1986年,日本实施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1995年9月,第四届国际女性会议在北京召开;1999年6月,日本实施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以此为背景,人们开始要求以积极的态度来改善由性别造成的差异,与此同时,日本社会上由性骚扰引发的官司越来越多,批评界关于女权主义以及性学的批评也逐渐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而在大学里,开设女性学课程的学校急剧增加,进而相继设立了女性学中心和性学研究所。前



面提及的在文化层面上显现出来的女性化倾向,其实正是对以上这些活动或关注的回应,真实地反映了女性要求改善自身境遇的积极诉求,并试图从占统治地位的男权的压迫下获得自由表现的机会和权利。作为男性原理的受害者和日本女性的代言人,女作家们在争取自身权益的过程中也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文学表现水准,使得日本的女性文学呈现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繁荣景象。早在六十至七十年代,日本男性社会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学制度曾经遭到女作家们的猛烈进攻,因而现在已经不再像当年那般森严了,这就使得当代青年女作家们所关注的对象不再仅仅是男性和女性这个对立关系,而是更为广泛地关注诸如精神与身体、现实与幻想、日常与非日常等对立关系,在新的小说里追求表现的各种可能性。看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大江先生的预言——“不久的将来,在日本,能够构建新小说思想或思想性小说这种文学世界的,惟有(日本的)年轻女性们……”

我们期待着大江先生寄以厚望的日本青年女作家为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和感动。

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当您阅读这些由中日两国最为活跃的女作家创作的作品时,可能会觉得即便存在着国别、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但作为同在亚洲的同时代人,其实我们面临着不少相同的问题。您也可能会在阅读过程中发现各位作家间的本质性差异,从而思索造成这些差异的成因究竟是所处环境使然还是作家的个性所致,进而加深对各作家特质乃至两国文化本质的了解。我们诚挚地希望,由阅读引发的种种文学性思考能够成

为拓展和加深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契机。

最后,我们还希望您能记住并和我们一道感谢以下这些朋友,他(她)们曾为这套丛书的问世提供过无私和慷慨的帮助。他(她)们是:中国文联出版社社长缪丽女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副所长陈众议先生;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和黑井千次先生;中国学者叶渭渠先生和唐月梅女士;日本文艺评论家加藤周一先生和川村湊先生;日本学者千叶宣一先生、神谷忠孝先生、野坂幸弘先生;长年从事中日友好活动的矢野玲子女士。

2001年8月 于北京



目 录

总序 / 1

微笑的狼 / 1

故事开篇 / 9

准备出发 / 23

“森林之规” / 46

外来猎人 / 75

夜路迷途 / 106

爱娃之子 / 130

白天鹅号 / 162

血脉相连 / 201

不可思议 / 232

水的孩子 / 265

结束之日 / 294

梦的记录 / 310

津岛佑子的文学世界 / 344

津岛佑子年谱 / 350

微笑的狼





微笑的狼

明治 31 年出生于东京的竹子批发商平岩米吉氏,小时候常听奶妈给他讲龙泽马琴写的故事。其中的《椿说弓张月》的主人公源为朝以及他豢养的两只名叫“山雄”和“野风”的狼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他在 30 岁以后,家中饲养了 6 只朝鲜产的狼、1 只满洲产的狼、以及 2 只蒙古产的狼。除此之外,他还养了 2 只豺和其它熊科、灵猫科、鬣狗科的野生动物,不用说,早在此之前,他就一直饲养家犬。他参与过“日本犬保护协会”的创立,后来他创立了“犬科生态研究所”,并主持“动物文学会”,写了很多关于犬的著作,昭和 56 年出版了《狼的生态和历史》(池田书店)一书。

他在著作中论述了亲自饲养狼的经验,认为狼是非常温顺,非常聪明,并且很容易和人亲近的动物。



“它们像狗那样竖起耳朵，摇晃着尾巴，往人身上蹭，在地上打滚，有时呼哧呼哧地舔我的脸，激动时甚至会尿出来。”

“我带其中一只出去散步，解开锁，它也决不跑远，只是闻到某种气味时，它会固执地呆在那儿不走，让人有些挠头。每当这时，我就像抱孩子似地把它抱起来，汗流浹背地回家去。狼在我的怀抱里，非常的舒服，竟香甜地睡着了。”

“它们一感觉到我要外出，就跑来跑去地闹腾起来。等我拐了弯，看不见了以后，它们便长时间地嚎叫，真使我感动。”

他还警告说：“虽说如此，狼一般来说身体矫健，噬咬力强，所以，不能像养狗那样漫不经心。一不小心被它咬上一口，就能把人的骨头咬碎。”

“狼有时仰起脖颈，朝上张开嘴，发出长久的嚎叫，那是为了在原野上呼唤同伴。嚎叫一般是先发出高亢的‘嗷呜—’的长腔，然后是几遍‘噢呜、噢呜’的中音，最后以接近低音的‘呜—’结束全曲。就象朗朗的美声。”

关于狼奔跑的速度，他引用了美国的探险家安德柳斯在《蒙古平原横断》里的记载。安德柳斯 1918 年在从乌得至外蒙的土谢图汗，见到了狼，并开车进行了追踪。

“当时，一只狼突然出现在草坡上。狼注视了我们片刻，然后，矫健地跑起来。地面又滑又硬，我们的车时速 64 公里。眼看快追上狼了，但是狼和我们赛起跑来，和我们的距离始终保持在 5 公里左右。”

“狼悠然地疾跑着，时而停下来，回头朝我们张望。